

甌海軼聞

癸卯重印

甌海軼聞五
十八卷

癸卯六月

方巖



溫州區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藏瑞安孫氏原刻版一九六三

年六月杭州古籍書店重印

甌海軼聞甲集自序

同治戊辰之春再至京師頗思蒐採鄉邦軼事史志所未詳者隨時輯錄以補國聞之缺因思自古以來盛衰治亂之機無不因乎學術至於一州一邑其人心之邪正風俗之厚薄人材之衆寡莫不於學術見之然則學術者鄉邦之大事也吾溫李唐以前士大夫以文藝行治著者史曠不書至有宋仁宗時博士周公右丞許公左史給諫二劉公與同志之士十人始自奮於海濱北游太學得列程呂氏之門永嘉之學於是萌芽其後文肅鄭公初仕黃巖請業於隱君子溫節徐先生庭筠溫節實傳安定胡氏之學所謂經義治事者也文肅既歸授之鄉後進於是文節文憲二薛公文節陳公文懿蔡公文定葉公相繼並起皆守胡氏家法務通經以致之用所謂經制之學也文節陳公

嘗爲瑞安學記曰五經皆有師非其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它師受業歲時會於學少者拜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一人有過衆人切磋言之文定爲温州學記曰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先鄭承於後也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蓋二公之論吾鄉之學其本末可見者如此而其同時相先後如少南陳公竹軒林公忠文王公忠簡張公忠文徐公亡慮一二十人初未嘗以師授講學自立門戶而其功業氣節之盛皆卓然無愧於孔孟之徒蓋學術之正其效見於人心風俗而蔚爲人才者又如此此聖人之經所以爲有用也其後南豐劉壘起潛本文定論學之指敘列永嘉諸儒淵源授受之緒以鄭氏爲本師蓋胡氏之學爲有宋一代人才所由盛鄭氏之學又吾温人才所由盛也要之

皆以通經爲本今 國家功德之隆施澤之厚度越漢唐遠非宋氏所及獨學術繳繞褊隘似有遜焉咸豐同治以來削平大盜撫納遠人一時材能之士因事會以就功名遽欲任其私智以治天下其意以爲古人之法不可復施於今顧反誅於奇邪怪誕之術趨和風靡舉世騷然未知所屆而言六藝者乃徒驚於文字之末器數之微以自弊其聰明材力之所能爲一旦試之於事則所謂是非得失之切於一身者猶未能決其所從又何以與于天下之事哉故嘗謂今日之務以學術爲急尤以胡氏爲切要而永嘉之學實於胡氏爲一家言衣言幸生諸先生後讀其遺書竊有志焉因輯其遺事都爲一書上起皇祐豪傑之始興也下逮 國朝火薪之相接也而於乾瀆諸老言之尤詳庶幾後之學者知當時人心風俗之美由於學術之正

而人才由是出焉然則予之區區爲此亦豈徒一州一邑之事而已哉光緒丙戌書於城北寓廬

甌海軼聞總目錄

卷之一 一 永嘉學術

學術總略

卷之二 一 永嘉學術

學術之始

卷之三 一 永嘉學術

洛學之傳

卷之四 一 永嘉學術

洛學之傳

卷之五 一 永嘉學術

經制之學

卷之六 一 永嘉學術

經制之學

卷之七 一 永嘉學術

經制之學

卷之八 一 永嘉學術

經制之學

卷之九 一 永嘉學術

經制之學

止齋之傳

卷之十 一 永嘉學術

經制之學

水心之傳

卷十一 一 永嘉學術

經制之學

卷十二 一 永嘉學術

經制之學

卷十三 永嘉學術

卷十四 永嘉學術

卷十五 永嘉學術

卷十六 永嘉學術

卷十七 永嘉學術 朱學之傳

卷十八 永嘉學術 元

卷十九 永嘉學術 元 明

卷二十 永嘉學術 明

卷二十一 永嘉學術 明 國朝

以上甲集

卷二十二 名臣 宋 元

卷二十三 名臣 明 國朝

卷二十四 宦業 宋

卷二十五 宦業 元 明 國朝

卷二十六 封爵

卷二十七 科第

卷二十八 文苑 宋

卷二十九 文苑 元

卷三十 文苑 明

卷三十一 文苑 國朝

卷三十二 氏族

以上乙集

卷三十三 忠義

卷三十四 孝友

卷三十五 義行 唐 宋 元 明

卷三十六 介節

卷三十七 隱逸

晉 唐 明

卷三十八 官師遺愛

元 明

卷三十九 官師遺愛

明 國朝

卷四十 官師遺愛

上

卷四十一 藝術

下

卷四十二 藝術

卷四十三 流寓

卷四十四 列女

卷四十五 方外

卷四十六 古今圖志

上

卷四十七 古今圖志

原缺 下

卷四十八 山川

卷四十九 風土

卷五十 物產

卷五十一 建置

卷五十二 寺觀

卷五十三 古蹟

卷五十四 祠祀

卷五十五 冢墓

卷五十六 雜志 朝 宋

卷五十七 雜志 宋

卷五十八 雜志 元 明 國 朝

附卷 校勘記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	------	------	------	------	------	------	------	------	------

甌海軼聞卷之一 瑞安孫衣言

永嘉學術 學術總略

元祐以來士風漸盛

永嘉自元祐以來士風浸盛淵源自得之學胷臆不蹈襲

之文儒先數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詞醅味長鄉令及門

孔氏未必後游夏徒也涵養停蓄波瀾日肆至建炎紹興

間異才輩出往往甲於東南 王十朋梅溪後集二十九何提刑墓誌銘

義理之學甲於東南

吾鄉誼理之學甲於東南先生長者聞道於前以其師友

之淵源見於言語文字間無非本乎子思之中庸孟子之

自得以詔後學士子羣居學校戰藝場屋筆橫渠而口伊

洛者紛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貴其身光大其門者往往

多自此塗出可謂盛矣 梅溪後集二十七送葉秀才序



元豐九先生

士患不立不患不聞元豐作新太學四方游士歲常數千
百人溫海郡去京師阻遠居太學不滿十人然學行修明
頗為學官先生稱道一時士大夫語其子弟以為矜式四
方學者皆所服從而師友焉蔣元中沈彬老不幸早死不
及祿劉元承今為監察御史元禮為中書舍人許少伊今
為敕令刪定官方進未艾戴明仲為臨江軍教授趙彥昭
為辟靡正以卒張子充最早有聞每舉不利今以八行薦
於朝凡此吾鄉之士皆能自立於學校見用于當世其間
或先或後或貴或賤或壽或夭則有命也然不可謂不聞
矣

周行已浮沚集七
趙彥昭墓誌銘

按此文所列僅八人其一人即浮沚也

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

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
修明為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
公於學號三先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
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
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達志開道蔚為之
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

葉適水心集二十
九題二劉文集後

永嘉三先生

元祐紹聖間程先生講道伊洛東南之士多從游而為永
嘉倡者太學博士周公起居郎給事中二劉公也

二劉文
集卷首

留元
剛序

夷考三公之出處時右新學違而之他甘心擯棄曾是師
伊川為苟賤者祖鄒志完於講張旁出之時挫蔡京於焰
勢方張之日不移不屈何恃能爾講學之功大矣不然以

位達以文名者前後相望也而學者於三公則祠遺像而矜式誦空言而則慕亦反其本而已矣留元剛序

永嘉四先生

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即於古入之心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薛士龍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未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撫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水心集十溫州新修學記

按劉壘隱居通議序永嘉之學引此記曰此葉氏所著溫州學記之說予按水心公志止齋墓有云從公四十年似有師弟子之分矣而每字之薛尤前輩止齋所師而亦字之未嘗曰先生也然水心行狀止云少詣呂太史不言止齋豈於止齋惟平交歟計其行輩即止齋實先達矣漫撫其次第列於後

鄭景望 伯熊宗正少卿

呂伯恭 祖謙

周恭叔 行已祕書省正字

鄭景元 伯英隆興癸未第四人秀州簽判紹興三年卒

薛士龍 季宣常州守常

陳君舉 傳良乾道八年進士寶謨閣待制

蔡行之 幼學乾道八年進士景元壻

葉正則 適潛熙廷對第

聖學盛行

永惟仙里聖學盛行元承元禮少伊諸公表見於朝廷而彥昭恭叔元忠之流力行於大學渡江以來此學尤著精

深簡妙深入洙泗堂壺中其至矣哉

張九成橫浦文集十卷與永嘉何舍人

溫州有人

周恭叔謝用休趙彥昭鮑若雨那時溫州多有人

朱子語類

漸被二程之學

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學以倡學者此邦之士漸被為

多議論詞篇類有旨趣

樓鑰攻媿集五十二溫州進士題名序

諸儒有作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龐是以為俗

止齋集五十祭王詹事

吾溫師友之美

始林石介夫先生不為新經以春秋教授於鄉既而許公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嘗越數千里外竊從程呂二氏問學於舉八行也四方之士有為繆巧應書者趙公霑乃逡巡愧謝不欲充賦郡太守強弗能起後生小

子更益自劬蒸蒸務自修飭矣

同上

以余所逮聞五經各有師弟子非其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他經師受業歲時會於學少者拜長者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一人有過眾人切磋言之蓋遺俗然也

同上

永嘉語絮

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

簡永嘉諸公語絮

語類九十七

永嘉亦浙學之宗

宋乾淳間浙學興推東萊呂氏為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出矣繼是又有陳止齋出有徐子宜葉水心諸公出

劉壘隱居通議二

伊洛淵源錄諸公遺事

永嘉諸公遺事當屬士龍訪求

呂祖謙東萊集四與朱侍講書

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屢督之矣

同上

淵源錄事彙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錄呈但永嘉文字屢往督趣猶未送到旦夕陳君舉來當面督之也

同上

按朱子為伊洛淵源錄一書伯恭蓋為哀錄之役其搜訪永嘉諸公遺事始以屬薛士龍士龍卒復以屬止齋也當時止齋之學頗不喜為門戶之見故於伯恭採訪遺事應之遲遲然則今淵源錄所列吾鄉諸先輩事其非止齋意歟 又按淵源錄所載永嘉諸儒劉起居安節鮑商霖謝用休潘子文陳貴一貴敘周恭叔凡七人而薛嘉言給練行狀及浮沚集所載周博士議論皆未採及當時永嘉諸公遺事蓋未甚詳

永嘉經制之學

時諸儒方為制度新學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沿革不同者籌算手畫旁採眾史轉相考摩其說膏液潤美以為何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其他察性命以絜矩奮豪傑以特興亦多微妙奇偉非穎秀士親承其旨趣固莫能通

水心集十四陳彥羣墓誌銘

按永嘉經制之學水心亦有微詞蓋講學家皆有流弊非獨宋儒亦非獨永嘉也

永嘉智謀之士

荀彧歎無智謀之士看今來把誰做智謀之士伯謨云今時所推只永嘉人江西人又羸福建又無甚人先生不應

語類一百八

永嘉史記之學

數日臨睡讀史記一兩卷沈着痛快真不可及不知永嘉諸人尊信此書而道德言語卻不相似是何故也豈善學柳下惠者固如是耶朱子集答蔡季通

史記不知渠說好處是如何好必須曾舉一二尤緊切處若只如曹器遠輩所說則亦不足言也同上

公鄉里主張史記甚盛其閒有不可說處都與他出脫得好如貨殖傳便說他有諷諫意之類不知何苦要如此語類

一百二十三
與錢木之語

功利詞章之學

陳北山孔碩云江西之學多禪釋永嘉之學多功利俞文豹吹

至於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

周密齊東野語
十一道學條

永嘉文體

所論永嘉文體乃往年為學官病痛年來深知其繳繞狹

細深害心術東萊集與朱侍講

按東萊集答聶與言書云前此喻及博議并輿論中鄙

文此皆少年場屋所作往往淺狹偏暗皆不中理博議

輿論蓋即所謂永嘉文體當時永嘉諸先生如士龍止

齋正則道甫皆喜事功好議論故場屋趣時之文遂以

為永嘉體矣

漢唐盛時文章之秀萃於中原其次淮漢其次偏方南渡

後專尚時文稱閩越東甌之士山川之氣隨時而為盛衰

盛如梓庶齋志
學叢談中之下

按東甌時文之美蓋如水心先生之進卷止齋先生之

輿論當時所稱為永嘉先生八面鋒是也

王陳葉氏三家之學

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為說其不皆與唐氏合其僅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於呂氏同所自出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黃潛集五送曹順甫序案陳氏謂龍川先生亮唐氏謂說齋先生仲友皆東陽之學文獻鄉人也

永嘉學非朱子不足當其鋒

昔朱子在時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就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於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於斯文至於六經之傳注得以脫畧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

傳注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於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

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

靈囿也虞集學古錄三十四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慶元學禁九人

待制以上徐誼知臨安府陳傅良中書舍人薛叔似戶部侍郎餘官葉

適太府卿陳峴校書郎孫元卿國子博士陳武正國子蔡幼學福建提舉

士人周端朝太學生李心傳道命錄七下

永嘉學派

慶麻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秦山而

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

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宋元學案六士劉諸儒學案

按儒志王先生開祖經行丁先生昌期

世傳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歟所謂九

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
又嘗從藍田呂氏游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
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當
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宋元學案三十二周許諸

儒學案

按九先生謂周恭叔許少伊沈彬老劉元承元禮戴明
仲趙彥昭張子充蔣元中及門者恭叔少伊彬老元承
元禮明仲也私淑者彥昭子充元中也鮑商霖等七人
商霖與蔣天中潘旻陳經正經郭經德也惟經德經郭
未及門

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為別派者自艮齋
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於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
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

以參前倚衡為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宋元學案五十二艮齋學案

按薛文憲公名季宣父徽言嘗學於胡文定公安國程
門袁氏謂袁溉道潔

永嘉諸子皆在艮齋師友之間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
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艮齋更平實占得地步

也宋元學案五十三止齋學案

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
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其情
自曾子子思以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
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偶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
沒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
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宋元學案五十四水心學案
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

叔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為弟子則又謬矣學案六十徐陸諸儒學案

按徐先生名誼字子宜諡忠文平陽人

永嘉為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攷木鍾集猶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學者始祧艮齋一派矣學案六十五木鍾學案

按潛室陳先生埴與葉文修公味道皆朱子弟子潛室著有木鐘集 又按吾鄉宋時學術之盛與朱子呂氏鼎足而立其源流派別謝山全氏言之最詳故彙載總略以便參攷其諸先生行略則分入各人學案

甌海軼聞卷之二

瑞安孫衣言

永嘉學術

學術之始

賢良王先生開祖

儒志先生

皇祐賢良儒志先生王景山諱開祖少敏悟書經目輒成誦勤篤廢寢食初習制科以所業上召試皇祐五年中第三甲進士第洪氏登科記云是年應制科者十有八人宰相不曾留意取士密諭考官只放一人過閣下試六論賢良趙彥若中選及對策又黜之是年制科並不取人景山幡然不調而歸盡焚舊作縱觀經史百家之書攷別差殊與學者共講之席下常數百人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幾而卒年三十二其所著書多不出惟儒志一編門弟子傳習

王開祖儒志編卷首陳謙儒志先生學業傳

永嘉理學開山

當慶厯皇祐間宋興來百年經術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倡鳴道學二字著之話言此永嘉理學開山祖也不幸有則亡之嘆後四十餘年伊洛儒宗始出從游諸公還鄉轉相授受理學益行而濫觴亦有自焉

儒志先生學業傳

王賢良遺書

先生名開祖字景山永嘉人少蘊閎博有大志皇祐初以所業進召試至京以後時而歸築室城東隅盡焚舊作絕意進取日與門弟子論道攷德為事多所著述書成終不肯出獨儒志一書為門弟子默記轉相授受故永嘉之學言宗師者首王賢良焉惜其書所傳未廣某每介介近得番陽洪公紫微與某所藏互異乃移札友人新喻王欽若

子善哀鄉中所傳數本參加訂正刊之臨江郡庠

周天錫慎江文

徵三十一許及之儒志編序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加於乾淳之際尙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卓然過人

蘇伯衡平仲文

集書賢良王公遺像後

茲過永嘉辱友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惟獄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足以得其緒餘矣於戲慶厯之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羣聖人之道至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詞之習至甌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

而後丕變也

平仲文集書賢
良王公遺書後

景山舉進士以所如不合退與其徒講明理學所著僅存者此編尤復闕略失次司教清源諸葛文敏參諸王氏譜牒中手自校正閒以示予

五星聚奎文運天作濂溪者出建圖著書闡發幽祕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上接洙泗下啟伊洛者孟氏之後一人而已景山前此而起無所觀望倚藉而不以能近代儒宗之所習者爲師超然心領神會於千載之上言皆治國修身之要見匪扣盤捫燭之爲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其言曰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非有所見而能爲是言哉所恨在門無高弟不能使其說行於當時復壓於程朱之書遂不顯於後世而胤嗣之賢者又不知珍

守其說於家卒至舛訛晦蝕幾失其真撫卷之餘豈勝感嘆循顧何人而足爲公輕重哉竊祿是邦表章乃職故不敢不竭此心敬序諸首鋟梓以傳而不自知其爲固陋也

儒志編卷
首注循序

與安定泰山相應

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也學者稱爲儒志先生皇祐進士不仕杜門著書從學嘗數百人復以薦召試賢良方正未赴而卒先生見道最早所著有儒志編

是時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徠古靈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實遙與相應永嘉後來學問之盛蓋始基之惜其得年僅三十有二未見其止爲可惜也

宋元學案士劉
諸儒學案傳

按安定謂胡先生瑗泰山謂孫先生復士建中字熙道鄆城人劉顏字子望彭城人皆與安定泰山同時又

按諸書所載先生出處各異今按許深父儒志編序云皇祐初以所業進召試至京陳待制學業傳云初習制科以所業上召試皇祐五年中第三甲進士則先生實先舉制科後登進士第洪氏登科記所云是年制科並不取人正謂召試賢良方正先生不調而歸當在此時至皇祐五年登第實嘗一仕州縣今儒志編附載劉戴二墓誌皆至和元年作其繫銜皆稱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處州麗水縣主簿蓋卽先生登第之次年也郡志言登皇祐第不調而歸又言召試賢良方正蓋非其實全謝山補宋元學案又沿郡志之誤其所云未赴而卒則不知何據儒志一書許深父刻之臨江郡學自言得之番陽洪氏與所藏互異又與新喻王子善哀鄉中所傳數本參加訂正則當時此書固不止一本其後

淳祐間陳雷周備又刻之郡學明洪武初蘇伯衡得之先生九世孫淵蓋卽此本弘治乙未郡守汪循又刻之

但佚劉戴二誌

則此書之傳遠有端緒矣 又按乾隆間雷翠

庭學使重刊是書卷末附載許及之王都中二贊許贊後題乾道壬辰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同里許及之拜書按宋宰輔編年錄及之以寧宗嘉泰二年壬戌八月始爲參政上距乾道壬辰三十年不當以參政繫銜贊詞亦淺陋王都中贊則與許贊文意略同蓋皆王氏譜謀之僞作無識者誤採錄之殊爲此書之累所宜薙去之也 又按儒志先生母劉氏朝散大夫知溫州軍劉起子震之長女見儒志附錄劉公墓誌銘劉公卒葬建牙鄉丁么蓋子孫遂爲永嘉人矣附識於此以見先生所自出

儒志默契之學

永嘉五經之學起於元豐九先生盛於慶元六君子而其始則本諸皇祐賢良王儒志先生儒志奮其默契之學講道於濂洛之前粹然一出於正至其後進紹而傳之其燭理之明訓義之精卒不悖於程朱之說而合乎聖人之心故當時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取先天下泝其淵源蓋有所

自

周旋畏菴集六送王廷賢先生致仕序

按廷賢名爵見黃淮介菴集十二鄭處士墓誌永嘉人永樂戊子舉人歷官鄱陵中牟訓導序言其學宗劉編修現蓋亦為程朱之學

儒志家世

其先自閩徙溫曾祖諱元凱贈朝議大夫祖諱勝權樞密承旨父諱至道樞密院計議官贈朝奉大夫

王祥昌豐湖王氏譜王漢

老右文殿修撰居安王公曠志

按修撰為儒志後人漢老為王允初孫今千石王氏見原注

姓王氏本太原晉陽人東漢處士霸之孫也有諱倓者由浮光從王審知入閩遂為其相倓子康侯康侯子奕避南唐兵亂徙溫瑞安尋遷郡城奕子魯魯子景山為宋皇祐賢良方正世所謂儒志先生者也

豐湖王氏譜李孝光故承直郎温州路樂清縣

尹王公行狀

按行狀承直名與字與之 儒志之子不可攷而其後人甚盛修撰子八人承直其次子也孫十一人明時九世孫名淵亦以儒術聞見郡邑志君子之澤長矣

儒志弟子

有戴孝子士先再拜泣曰士先幸而獲事先生得以聞道

予昔葬母夫人與君相往來得吉宅於人園中百端不可求君為親也聞之力召諭焉然後乃克葬儒志編附錄永嘉戴君墓誌

按此儒志弟子之一戴士先治平乙巳進士見郡志選舉其父名維岳儒志以士先請誌其墓葬母一節亦儒志佚事

塘奧林先生石

介夫名世宗師

洛陽程頤正叔京兆呂大臨與叔括蒼龔原深之與吾鄉先生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周行已浮沚集七沈子正墓誌銘

介夫不求決科

大道之行維國求賢往往其君擁篲以先後世多私維賢求國俛首有司以幸一得偉哉先生則異於是日子之學初不為利胡為去親千里決科丐祿升斗其獲幾何出耕

東阡入奉北堂夫豈有他而行一鄉劉安上左史集一為林思廉祭林介夫

按文又云曾謂先生肯賜之教又曰如何中年天奪之師則思廉學於先生也此介夫弟子之一

介夫春秋之學

維此麟經將聖之志諸儒盾矛莫究厥義微發大旨析其異同一時諸公舍已請從為林思廉祭林介夫

是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莘老為經杜者也先生故不為新學以其說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

學不專趨王氏陳傅良止齋集四十八新歸墓表

按管師常龍泉人古靈先生陳襄弟子宋元學案列林先生於管氏門人見古靈學案

介夫與趙清獻父子游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次子景仁
倅永嘉從公游天台雁蕩吳越間榮之至今解宇有戲彩
堂猶以為盛事萱堂林先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游頃歲
客授之初登堂慕想嘗錄三人唱和之篇茲從萱堂之元
孫晉獲見真蹟以神道碑攷之正三年庚申歲也清獻父
子定交寒士萱堂以布衣與大臣為寮友高風凜然俱可
敬而仰哉樓鑰攻媿集七十七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丞趙帆景仁行縣與令朱
素履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紀事則有觀石岡斗門之作
是時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巡
行阡陌詠歌民事而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苦往還
如交遊豈不盛哉止齋集三十九重修石岡斗牛記

此即攻媿集所謂三人唱和之詩

介夫名動京師

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之間
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
其子岷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新歸墓表
萱堂養母

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況何如肯仕否耶
先生方婆婆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
牀瓦豆具酒藪以延之請與出游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
特罕趨郡新歸墓表

浮沚橫塘尊誦介夫

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叔與介夫
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孟勿為

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字他無所概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日先生之力哉

新歸墓表

按墓表介夫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姚戴氏又按浮沚集戴明仲墓誌云其遊林定爲哀君之文或卽介夫父歟

介夫家學

三子諱晞顏字幾老晞孟字醅老晞韓早卒幾老醅老皆游京師從龔氏學

新歸墓表

按攻媿跋林氏所藏趙清獻父子詩有介夫元孫晉止齋集八和林宗易作屋云欲因舊染倍勞形昔在先生配二程梅樹護持供北顧萱堂潤色作東榮宗易必介

夫後人止齋與宗易唱和甚多又有宗簡宗大皆見集中恐皆其羣從林氏子孫盛矣

醅老一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 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爲文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子從之游女以嫁其友張仲謹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秋觸忌諱流落嶺表以死喬年遂與沈東美謝叔望諸君

按東美名琪叔望惜佚其名

修先生故事保邱墓善風俗自號兌光居士然至感憤爲詩每一篇必曰憂邊云云紹興

之季後進多官達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型但曰喬年其所蘊抱人未必盡知之也

新歸墓表

按墓表醅老娶曹氏少子時可字叔遇叔遇子誠之喬年娶葉氏謝氏子二仲捐仲愚二子昕充

其一人葉氏出者是爲仲捐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而

有守能世其家者也娶東美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賓友
人之見炳之者則曰是似喬年見沈夫人者則曰是似東
美也其親戚相馴染率恩勤似兩家吾里中人時節相問
饋不絕有吊慶事父兄子弟皆至忻戚盡其情者必兩家
也新歸墓表

按東美嘉慶先生沈琪也又墓表仲捐三子疇載鼎女
適古田主簿徐宏宏為徐鉞武叔次子淳熙八年進士
見止齋集徐武叔墓誌

載也從余學又以文行見稱於其友新歸墓表

按此以林載當入止齋弟子又郡志紹熙庚戌有林載
或即其人

經行丁先生昌期

經行易名

公世為溫州永嘉人更五代之亂譜籍不存然自高曾而
下積善有陰施號為長者至皇考始業儒通經術篤行著
書教授鄉里既歿鄉人以經行先生易其名許景衡橫塘集十九丁大夫墓誌銘

按丁大夫經行季子志夫也

名家以儒

嗟我逢辰名家以儒不說方士不師浮屠獨抱六經以恢
聖謨曰異此者則非我徒翕然高門不戒而孚子如其父
妻如其夫言不苟發行不苟趨咸謂長者信者不誣劉安節左

史集二祭丁逢辰文

羣舉經行

越歲戊辰闢多士塗羣舉經行以公應書事乃中沮賢網
之疎臨川太息失吞舟魚公曰命也歸與歸與策指東郊

先子舊廬詩書可樂琴瑟可娛盍往葺焉予將隱居命二三子無棄是圖以講以問則予與俱

祭丁逢辰文

按經行先生之稱以此今郡志選舉此科不列先生名失攷 又按郡邑志皆不言經行先生字逢辰而文中所云不說方士不師浮屠獨抱六經以恢聖謨又曰翕然高門不戒而孚子如其父妻如其夫皆與經行事合其曰羣舉經行以公應書蓋先生嘗舉經明行修科而不獲用故當時遂以經行稱之其曰季也早達者志夫以紹聖甲戌登第所謂調官海隅者志夫初登第調台州寧海尉也

見許橫塘集丁大夫墓誌

其曰冢子云殂者寬夫先經

行卒也其曰曾是婚姻君之葭葦則寬夫娶劉給諫之

女弟也

見劉給諫集祭丁包蒙文

而曰笑指東郊先子舊廬則又可

以知經行所居矣

經行先德

蓋自宋興丁氏凡再顯爲公卿其居毘陵吳興亦爲東南望族永嘉之丁雖後出獨能以學問承家與漢名儒前後相望君子於是知丁氏之世有人也

丁大夫墓誌銘

國朝旣包有四海溫之爲郡粵在海隅而民方幸脫五代之亂其上世未有業儒爲官者家或饒資必被役於公凡民一爲吏則挾法鉤致人情倚爲輕重以邀利入是時惟吾家曾大父贈屯田君與丁君世元顧藉文無害出入公私毫忽不犯故皆號稱長者而二人亦獨相好由是屯田君以其女歸世元之子

世元爲人性寬而色和尤喜施惠樂道人以善無少長戚疎皆得其歡閭里有爭者往往先就決曲直君以爲可然後敢聞有司以爲不可遂不復訟曰丁君長者必不我欺

至其家一切飾以儒者法度常曰男女婚嫁必於儒家庶可訓以善而責以義使子孫學儒猶坐嘉蔭之下自有清風至於他術譬如置之荆棘動輒見傷况足庇身乎故於丁氏之家無他業而君子長者之風子如其父弟如其兄鄉黨莫不推重以取法焉

周行已浮沚集
丁世元墓誌銘

經行爲周出

其孫昌期承父後以熙寧一年四月丁酉葬君於郡之西山法濟院之北原已恨弗獲銘其墓於是始遣其曾孫某來求所以表其實於某昌期蓋周出也

丁世元
墓誌銘

經行夫人之賢

夫人郡人諱宇之女生十八年歸丁氏逮事先生大父以孝謹聞生三男子曰惇夫廉夫志夫皆儒學而惇夫早卒一女子嫁同里沈希皋孫六人女孫七人以疾終於家

年六十四自周後喪祭禮廢學士大夫概仍浴浸弗省非是先生父子獨革去純用古法式聞者多竊笑而夫人率行之無難色溫人惑浮屠說諸子常從容道其必不然者夫人頷可之誠諸婦毋違夫子令歲時宗戚趨寺廟以嬉或請夫人夫人曰彼豈我屬游止處耶不喜祈禳禁忌曰死生禍福天也自少至老其言多類此

橫塘集四丁昌期
妻蔣氏墓誌銘

按惇夫蓋寬夫本名後以光宗諱改耳觀此云惇夫早率益可證丁二丈祭文之爲經行作矣

經行三子皆知名

三子曰寬夫廉夫志夫皆好古博學被服禮義知名士大

夫閒

丁大夫
墓誌銘

經行諸子與許忠簡同學同官

嗟我始冠游學京師道大如天吾將焉之嶷嶷諸郎實同

旅食直諒多聞展也三益閒誦公文想見其人亦既見之
又過昔聞公曰爾來凡吾友子忠信而文實難爾比匪今
之難惟終是圖凡今之人鮮不有初竊官於台公亦從養
安輿往來惠我然訪往拜夫人重敘姻媿言念伯兄泣焉
其潛歲月幾何各返九原惟其德名愈久彌尊今我免喪
始哭公墓瞻彼大江日夜東注橫塘集十八
祭丁二丈文
按此祭經行先生也橫塘初尉黃巖而經行三子志夫
嘗尉寧海故有竊官於台云云

丁包蒙五舉鄉貢

稟天資之異常念前修而爲志潔操履之無玷坦襟懷而
樂易自郡計之五上信行能之已試視科第之俯拾偶澤

宮之未利

劉安上給諫集
四祭丁包蒙文

按橫塘集四送剛巽還鄉詩注云剛巽舊與兄包蒙同

在京師今剛巽歸爲其葬耳包蒙寬夫字祭文又云昔
先子之捐館惟一女之未字擇良配以付託實伊予之
兄弟念久之而未獲既得公而極慰寬夫蓋給諫妹婿
左史祭丁逢辰文所謂姻媿卽謂是也郡計五上蓋卽
郡志所云三舉鄉貢而三之與五則字之偶訛

丁剛巽行略

公字剛巽經行之季子自幼篤學與父兄商論如朋友不
肯苟且曰此理天下所公共不可爲閨門屈也旣冠游太
學益務記覽其專勤不惰至忘寢食擢紹聖元年進士第
起家爲台州寧海尉縣有海游渡舟多覆溺公命邑人爲
石梁而躬督其役不閱月告辦民到於今德之丁內外艱
再調開封府鄆陵主簿作勸學文賓禮耆德邑人翕然趨
於學閒攝邑事御吏民如家人柔聲緩氣循循訓飭之使

各適理至其不悛則刑之久之皆馴服曰主簿不我欺也
權都水監丞大河堤防千里公往還其閒不憚寒暑雖幽
僻必至究見利害之實其贊水政裨益爲尤多河堤浮梁
次第告功改奉議郎累遷朝請郎浮梁役卒輒渡河者五
百許人議者請繩以法公以爲此屬暴露日久迫寒飢思
歸耳亦旣畢事罪可略會使者誕日有放雀鴿爲壽者公
曰羸卒冒法若寬釋之獨不愈於羽族乎願以是祝公壽
使者大悅薄其罪除國子監丞以水衡餘賞及積日勞三
遷朝請大夫再丞國子公自宦學往還京師三十年鄉人
及四方游舊疾病死喪急難皆賴公以濟其父母妻子之
在遠者亦曰丁公在庶幾無失所也其再至國子也京師
方大疫太學諸生多感疾公躬督醫者治療之日問其食
飲臥起狀多士感悅

公天性至孝常歎禮學缺絕俗習卑陋而喪祭爲缺比執
親喪皆如古制而哭泣之哀人不忍聞斥佛事不用廬於
墓側松檟皆手植終喪茹酒肉歲時高祀齋戒日時幣祝
皆有法式焄蒿悽愴若將見之於是州里始識喪祭之禮
人多慕倣之樂聞人善得其寸長稱嘆不容口而未嘗及
過差其與人游有終始苟有以成就之竭力弗怠甚於謀
已其在惠民局攝事者弗任累公以罪後官河朔而公適
在水衡爲之延譽當塗論薦之或問何以報德曰故舊豈
○以小忿絕耶

初從進士舉方尙辭賦或勸其從時好曰經術吾家學也
舍之而從彼何哉卒以治經中禮部高第未幾罷春秋學
官公曰茲可廢耶故凡經理世務與人論議必稽焉曰他
經明理而春秋斷事也最後罷官國子踰年不得調同里

有橫貴者數以挽進招公非其好弗就也公為人號平易至利害之際而其所守如此許景衡橫塘集十九丁大夫墓誌銘

按剛巽經行季子志夫字墓誌言公娶吳氏括蒼人中奉大夫諱先之子封宜人二男子長曰仲盜修職郎管

句開封府架閣文字其幼未名五女子壻曰迪功郎淮盜府商水主簿洪興祖其二早卒餘在室

經行諸孫

左奉議郎新監登聞鼓院丁康臣嘗知處州青田泉州惠

安二縣獄訟詳明民無冤訴催科不擾辦居眾先付以繁

難必可倚杖

王十朋梅溪奏議三應詔舉官狀

某假守溫陵獲觀七邑之政治行可稱者三四人然未有

出惠安之右者以嚴明為治而濟以廉平以撫字為心催

科不擾而辦每至郡必講論民間利病田落海而稅不除

官鬻鹽而民受害凡類此郡皆行之民無訟牒犴獄屢空

是宜邑人懷德繪像而祠之也

王十朋梅溪後集十九送丁惠安

按梅溪後集十七丁惠安贈肉菘蓉詩注康臣字道濟

又後集五林明仲自梅嶼拏舟招丁道濟道揆張思豫

及予同飲詩注道濟五十四道揆五十三道揆蓋康臣

弟康時也嘗為天台尉見郡志及赤城志陳騃臨川橋

記 又按梅溪後集十七有至福唐會鄉人丁鎮叔張

器先甄雲卿項用中趙知錄薛主簿同年敬彥忠草酌

試院詩鎮叔蓋康臣別字 又按王光蘊溫州府志義

行丁昌期傳云孫康臣康時相繼登紹興第家世皆好

古力學裔孫復亨夢神授以明德新民之章曰讀是可

以宰百里因徙德新里居焉後果知孝感縣經行大儒

而載之義行殊為未允今郡志移入儒林是也惟次於

湯藝堂宋國佐後則似未攷其年輩又不載復亨事選
舉志有丁復亨亦不知其為經行後人及知孝感皆失
之略凡郡邑志於名人之孫宜備載之所以見君子之
澤也 又按丁大夫墓誌言子二人長仲寧修職郎管
句開封架閣幼未名康臣康時不知為誰出仲寧嘗為
禮部郎官以與陳桷等議普安郡王出閣儀與桷及吳
表臣方雲翼等竝罷見宋史三百七十七陳桷傳按季
朝野雜記乙集一壬午內禪志而萬歷志不附載經行
亦載此事作太常寺丞丁仲寧傳後亦失攷又郡志忠義有丁仲修宣和初死方臘之
難或亦經行族歟

經行從兄

丁瑜永嘉人世元孫昌期從兄以樂善好施聞於鄉有君
子長者之風子如其父弟如其兄子孫世守鄉黨所法而

瑜尤長者事見周恭叔朱元晦文集凌迪知萬姓
統譜五十五

按丁瑜見郡志義行而不詳其家世

世為永嘉大姓以積善好施聞於鄉父諱瑜尤長者兄弟

皆以進士官州縣練達有能名朱子集八十八宜
人丁氏墓誌銘

按丁宜人為知和州劉仲光母兄弟進士蓋謂志夫及
康時康臣也又郡志紹興辛未有丁長卿永嘉人或亦
丁先生族

歐海軼聞卷之三 瑞安孫衣言

永嘉學術

洛學之傳

博士周先生行已

永嘉學問所自出

十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博士太學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永嘉學問所從出也鄉人至今稱周博士集序林越撰言為祕書郎則不然先祖妣先生之第三女先君子其自出也故知其本末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陳振孫書錄解題十七浮沚先生集按今本浮沚集林越序佚

恭叔娶母黨瞽女

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

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程氏外書十二

恭叔才高識明

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朱子伊洛淵源錄十四

恭叔勸張思叔從伊川

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已官雜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伊洛淵源錄十二張思叔遺事

按官雜中謂監水南糴場思叔名繹後遂為伊川高弟

恭叔為程子主客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

人於惡朱子程氏外書七胡氏本拾遺

程子語恭叔

子謂周行已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闊步而進一遇峻險則止矣二程粹言一

恭叔出晁无咎門

行已應舉開府幸中有司之選而无咎實主文事是歲元升亦自濟來赴禮部因得相親遂同登辛未進士第今行已元升為同年子无咎為同第子浮社集四送晁元升序

恭叔詩文

周恭叔行已文字溫淡但時有莊老與程氏之說相背詩亦好韓流淵泉日記下

恭叔功不可沒

所著有周博士集予從永樂大典得見之其文蓋學東坡

者先生以偶墮狎邪之故遂爲謝尹諸公所譏然攷其晚年所造似已爲不遠之復未可以此一節抹殺之晦翁謂先生學問靠不得者恐太過也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尚有緒言南渡之後鄭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故水心謂永嘉之學規千載之已絕退而自求克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於後然則先生之功不可沒也

宋元學案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

按恭叔文實學介甫與東坡不相似

恭叔不立門戶

行已早從伊川程子游傳其緒論陳振孫稱爲永嘉學問所從出集中有上宰相書云少慕存心養性之說於周孔佛老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於進取又有上祭酒書云十五學屬文十七補太學諸生學科舉文又二年讀書益見

古人文章學爲古文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於是學古人之修德立行云云觀所自敘其平生學問梗概可以略見則發爲文章明白淳實粹然爲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已之學雖出程氏而與曾鞏黃庭堅晁說之秦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魯直學士一詩稱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皪垂明珠於蘇軾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故耳濡目染詩文亦皆嫻雅有法尤講學者所難矣

四庫全書總目

永嘉先生

娶周氏朝議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永嘉先生行已爲大父

行

攷魏集一百四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按據此則永嘉先生之稱始自恭叔不獨止齋水心諸人也又按此張仲梓墓誌蓋恭叔之諸孫女奉先其

卽正議大夫泳乎

恭叔家世

凡民一爲吏則挾法鈞致人情倚爲輕重以邀利入是時惟吾家曾大父贈屯田君與丁君世元顧籍文無害出入公私毫忽不犯故皆號長者

浮泚集丁世元墓誌

按詳見丁經行條

百氏積德遠矣居溫州者及其輩才五世由溫州仕起家者爲江陰江陰生四十七年官司封員外郎職集賢校理而卒某嘗恨其壽不充德位不登才意其後必有大興起者不在於諸父氏必在於爾伯仲閒也成已於江陰爲適長孫審已其次直已又其次存已又其次用已又其次

集六從弟字說

按瑞安志謂恭叔祖豫父泳考此文及代朝請祭金華

縣君文壽昌縣君胡氏墓誌銘則豫乃恭叔之從祖祖父又郡志以員外爲郎中不言其嘗知江陰今江陰志秩官有周述無周豫皆當有誤又同治南昌府志豫於治平三年以集賢校理知洪州修造郡學見南昌府志職官表

某之從祖叔父名況崇寧元年以奉議郎知信州鉛山縣事十月庚辰喪其夫人壽昌縣君越明年使來告曰吾將以崇寧二年十一月初九日乙酉葬壽昌於常州江陰縣來春鄉道泰之原屬汝銘

胡氏自文恭公起家嘗以其兄之子歸吾從祖祖父校理既又以其兄子之子歸鉛山於是遂爲世姻而壽昌校理之夫人以姑姪爲姑婦

浮泚集七壽昌縣君胡氏墓誌銘

按安恭名宿

昔我季父起家白屋弱冠甲科四十州牧謂富與貴不求
從欲職始校理官纔郎屬浮泚集七代朝請祭金華縣君文

按此為恭叔從祖父蓋即郡志慶厯丙戌進士周豫
浮泚後人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
畏之德久浸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
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
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紙恨蚤失怙收次不
多水心集十二周會卿詩序

按會卿名學古浮泚先生孫兩舉漕闈不第遂杜門著
書詳見郡志文苑會卿蓋早卒今其詩亦不傳
謝家古池水石照廬雖在城市向異郊墟質宅而穰行方
而臞語諧宮商放斥俗書已甘短褐何羨長裾上承親歡

兒女旁趨良朋時來花月供娛十十五五煦煦濡濡人生

良難正爾何須水心集二十八祭周宗夷文

按本集又有周宗夷東山堂詩蓋即浮泚謝池坊故居
也

其先閩之赤岸人徙居永嘉松臺里宋有行已仕博士厥
孫學古應漕舉學古之孫如堅登慶元右科官合浦令維

璉達觀樓集周尚文先生墓誌銘

按水心集周鎮伯墓誌云余既廬松臺下而周氏居二
百年矣則浮泚之族蓋居松臺下而浮泚亦在松臺之
麓今松臺迤北有周宅巷猶有周氏子孫謝池坊殆浮
泚因其山水之勝而徙居之又按萬厯溫州志浮泚傳
云孫學古曾孫如堅而學古傳又言子宗夷字景略孫
如堅非浮泚曾孫矣且宗夷既別有字水心詩文何以

不稱其字蓋宗夷卽如堅字取列子夷堅聞而識之語古之博物人也當從浮沚傳爲是

恭叔女適李氏陳氏

妻令人周氏永嘉名士周行已恭叔之女恭叔官京師與祕閣善君未弱冠風度凝遠能文辭善談論故以女歸之後君十一年年八十三而卒

周必太平園續藁三十五朝奉大夫李君迎墓表

濟溪老人遺藁一卷通判明州李迎彥將撰彥將爲浮沚先生之壻與先大父爲襟袂

書錄題解十七

按浮沚先生又有女弟二一從浮屠學名悅師見浮沚集七祭女弟悅師文一適朱昌年平陽杉橋朱氏也見浮沚集七朱君夫人墓誌銘

浮沚弟子

葉生漸從予游刻勤有志向

浮沚集七葉君墓誌銘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也大觀初進士高宗時累官右正言遷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秦檜欲其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先生不荅坐罷復起知婺州尋進直學士晚號湛然鄉論推其清約宋史謂源流得之陳忠肅公了翁而不知其爲浮沚先生高第永嘉諸公之傳其最達者先生也

宋元學案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

李迎字彥將濟源人也累官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明州晚寓茗上嘗自贊曰三仕三已應緣而進一邱一壑倦游而歸其高致如此先生爲永嘉周浮沚先生壻因得聞伊洛之說其居茗上口口招提中日手鈔聖賢治心養性之學有濟溪老人遺稿一卷周益公序之又表其墓

宋元學案三十一

二周許諸儒學案

周氏遺徽

治南數百步正議巷以官名慕賢坊以德名皆周氏遺徽也邑卿士大夫顯達者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而周氏俎豆之於庠繫人遐思如此嗚呼爲周氏後者可以興矣吾友仲宣先生距正議二十世爲人倜儻不羣讀書雅慕古人不拘瓌節旣游庠亦不屑屑以時名介其懷已而終日端坐客至則相與酌酒對弈而已其施爲雖未顯於世抑亦有志之士乎

朱鴻瞻竹園類輯周仲宣墓誌銘

按正議巷慕賢坊皆在吾邑城南則恭叔嘗居瑞安又按誌仲宣名曰德其父名鳳道文學祖名遠此亦浮泚遠孫也故備錄之

浮泚先生歷官攷略

行已年十七補太學諸生

浮泚集五上祭酒書

按浮泚以英宗治平四年丁未生十七歲爲神宗元豐

六年癸亥

元祐丁卯行已與王文玉瓌同在太學每見文玉誦元升安得龍山潮駕迴馬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之句每想其高趣恨不得卽見嘗識其姓字簡冊後三年行已應舉開封幸中有司之選而死咎實主文事是歲元升亦自濟來赴禮部因得相親遂同登辛未進士

浮泚集四晁元升集序

按浮泚蓋以哲宗元祐五年庚午舉開封時年二十四次年辛未登進士第陳振孫書錄解題言爲博士太學以親老歸教授其卿縣志言崇寧行三舍法行已以宿儒除太學博士求便養親授本州教授越二年父沒服闋除齊州教授大觀三年御史毛注劾師事程頤罷歸推行三舍法在徽宗崇寧元年上距元祐辛未凡十二年浮泚年三十六後七年爲大觀三年己丑浮泚年四

十三自元祐辛未至大觀已丑首尾十九年大約屢出
屢歸集中無可攷見惟閑心普安禪寺修造記云元祐
八年侍親歸省墓下又云仕於王朝已十數年其與張
才叔啟云承乏成均則當為除博士時事又有學官與
交代啟則或除齊州教授時事耶又按集中趙彥昭政和
元許少明政和五年丁世元元祐八年是蔡君寶政和三年沈子
正紹聖二年戴明仲大觀四年毛注何子平元祐八年朱君夫人
政和葉生漸崇寧元五年五月除博諸墓誌蓋皆鄉居時
四年葉生漸崇寧元五年五月除博諸墓誌蓋皆鄉居時
作浮沚父沒蓋在崇寧三四年閒服闋教授齊州蓋在
大觀初年

元祐八年某侍親歸省墓下於是蓋去鄉里仕於王朝已
十數年浮沚集四閑心普
安禪寺修造記
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

行朱子二程
外書十二

周恭叔行已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日子它日程先
生歸可從之學朱子伊洛淵
源錄十二

按伊川先生年譜伊川以哲宗元祐三年赴召除崇政
殿說書二年八月即出判西京國子監紹聖四年十月
涪州編管是恭叔之事伊川蓋在辛未登第前後伊川
判西監時其監糴當即在此時及伊川謫涪恭叔猶在
洛登第後二年雖嘗侍父歸省旋即赴官雒中也集中
又有上元被差監酤詩是恭叔又嘗為酒務官其詩云
醉客或遭詬少年來索嘗此吾稽古力咄咄未須忙詞
氣憤激其初登第從伊川時耶

某生五十一年而秩未離乎九品仕二十七載而官僅書
乎四考浮沚集五權樂
清上韓守書

按本集八有政和丁酉罷攝樂清寓柳市莊居詩丁酉
徽宗政和七年上距元祐六年辛未正二十七年距英
宗治平四年丁未正五十一年浮沚生於是年無疑上
韓守書云今乃幸以攝事小邑獲預應奉而是年卽有
罷攝樂清詩則浮沚攝令不及一年也宋史職官志諸
州令丞從八品此言九品豈教授攝官耶郡志職官宣
和韓思誠以朝請大夫知韓守蓋卽其人

閒者父兄命之嘗試以其所知寓於有司之間或者不以
爲不可遂籍仕版辛未庚子蓋三十年矣或遷或罷纔書
四考何其進之少而退之多乎豈不曰命之進則進命之
退則退不敢私其身而爲之進退歟今也行年五十有四
憂患病苦齒髮衰矣方寸亂矣少壯不力老將何爲而閣
下過聽猥蒙收錄進之吾君不以其不屑無堪置之學士

大夫之列被命之日不議於人不卜於神舍其閒居安業
之私幡然有行不敢以速進爲嫌誠爲晚遇得歸而不敢
有其身故也

浮沚集五
上宰相書

按庚子徽宗宣和二年上距治平四年丁未正五十四
年書錄言再入爲館職瑞安志言宣和初起祕書省正
字蓋卽此時宰相其蔡元長耶 此後書錄解題言復
出作縣而瑞安縣志但言後卒於鄆考本集有臥病京
師蒙少伊察院惠米詩云臥病逾三伏辭鄉已四年又
次少伊察院反招隱詩云我已逾衰齒公猶少五年又
少伊察院再用年字韻寵示二篇輒復酬和詩云咄咄
休無賴棲棲又一年按宋史許景衡傳宣和六年召爲
監察御史所謂察院也浮沚上宰相書爲宣和二年庚
子年五十四則離鄉四年正當宣和六年甲辰少伊爲

御史時浮沚年五十八後詩所云又一年則宣和七年
乙巳浮沚年五十九矣而集中又有原武祈雨謝雨文
自言惟令民之父母又云忝攝茲土不得自安又原武
祈雨有應呈諸同僚詩云攝邑乖爲政則浮沚蓋又攝
令原武其雨後榮澤道中寄嘉仲明府云攝官聊免死
何敢論行藏次李榮澤云已罷仍僑寓維貧尙客羞原
武屬鄭州與榮澤爲鄰邑嘉仲蓋卽李榮澤又寄嘉仲
詩有忽忽憂羣盜語蓋其時金禍方熾陳振孫所謂復
出作縣正在此時其後鄆守王靚以太學之舊見浮沚集四送
劉絮辟入幕府集中謝鄆帥王待制辟司錄啟云當其
失職衆所棄捐乃於窮時獨被收采又云亦已焉哉不
作周公之夢聊且爾耳將求范蠡之舟屬東南之寇攘
蹇去留之道阻迍多故流落殊方百病咸生千金散

盡苟將免死孰不爲貧方滯念之紛如倏嘉招之俯及
棒檄而喜載懷三釜之悲承命卽行敢負百金之諾所
謂東南寇攘蓋指宣和二三年間方臘之亂去留多阻
則既有金寇不能南歸矣作縣原武正所謂苟免而爲
貧也其時蓋在宣和末年靖康初元而浮沚旋卽下世
志所謂鄆守王靚以朝命津其喪歸葬蓋卽此時然則
浮沚之卒年甫逾六十耶 又按據浮沚與少伊詩在
宣和六年浮沚年五十八而少伊又少五年則少伊爲
察院時年五十三宋史言少伊■時年五十七攷薛應
旂通鑑景衡卒於建炎二年戊申蓋已五十有八或史
有誤又按朱彛尊曝書亭集六十五杭州洞霄宮題名
記資政殿學士瑞安許景衡少伊建炎二年蓋忠簡以
二年罷官提舉洞霄宮遂以是年卒矣

許忠簡公景衡

忠簡與汪黃不合

亦嘗從程氏學建炎初為執政與汪黃不合罷建議渡江
幸建康言者以為非是及下還京之詔景衡以憂卒於瓜
州未幾敵騎奄至淮揚倉卒南渡

陳振孫書錄解
八十橫塘集

少伊豐下多髯

陳齊之雜錄龜山楊先生見予作許少伊哀詞云文字間
甚能形容少伊但全篇大體似乎平交哀詞前輩於前後
輩之際甚嚴又云有美一人兮豐下而多髯此語固可見
其儀形然黃魯直詩玉堂若要真學士須用儋州秃鬚翁
此近乎不敬不可學也聞之使人心服

呂祖謙少
儀外傳上

按齊之此書今不可見而得此二語可見忠簡儀狀

橫塘集刊於台州

許景衡紹聖三年至永嘉人從伊川先生學建炎初歷尚
書右丞資政殿學士謚忠簡有橫塘集刊於郡齋

陳耆卿
赤城志

十二秩官
黃巖尉

按忠簡為黃巖尉王象之輿地紀勝十二尉誤作宰

忠簡兄弟

先生身長八尺眉目疎大偉然豪舉真人之傑也自為兒
童已氣概落落日誦數千言數歲即能為詩從鄉里長者
大人遊皆奇其才氣必大有成甫冠遊京師補太學生文
詞秀出等輩學官先生交口稱道居鄉里教授學徒諸邑
交禮迎至學校邑令下車必造其廬請所以為政有疑議
多就語決其為人所禮重如此凡三上禮部而名不登於
仕籍顧且老矣無以行其義為治說二十篇奏闕下皆當
世之要務久之不報浩浩然有歸志也君臣之義不可廢

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邑之東山躬耕晦迹不復進取浮

集七許少明墓誌銘

先生名景亮居溫州瑞安縣生五十七年以政和癸巳三年十一月甲子卒於家卒之日邑中之人皆涕泣相謂其君子曰吾何遊乎其小人曰吾何依乎相顧涕泣至行道之人弗忍蓋先生平日極輸誠信樂施與援人之急所以得於人者如此上同

始余兄少明遊京師其往還多豪傑知名士而與鄭將道最友善橫塘集十八送李季通序

余兄少明倜儻有大節久不遭時乃浩然有江湖志所居瑞安別業橫塘旁屬於西山要皆山水之國橫塘集十九飄然齋記

許永嘉人字少明力學喜為詩賀鑄慶湖遺老集一答許景亮詩序按詩有東嘉海上孕瓌怪之子人英晦當代發之辭章

聊一噫下界雷鼓霜鐘警聾聵之句亦可以想見少明

之豪

會家弟少雄欲遊太學無以為道路費為斥匱具以資其行橫塘集二十陳孺人述

按橫塘集三示世隆詩云問訊吾家姪題詩寄此情遺孤猶小在聰慧乞憐生祖母今年老門風待汝成須知疎懶叔早晚欲歸耕世隆蓋忠簡兄弟之子而早孤者攷忠簡兄弟景亮弟字少雄本集曾汝器既別奉寄詩注余與汝器皆有哭弟之戚則世隆其弟之子也又本集五有和姪邦彥登道山亭詩本集五又有次韻邦直中秋夜月詩本集三有送從姪邦直丞長溪詩今福建通志失載又按浮沚集新修三門序長溪丞許邦字邦直又府志許邦登大觀己丑第蓋邦直即邦字也又本

集十八祭家姑文豈無他人謹遣厚恩致此一酌蓋自言綴於官守不能親祭而遣人致酌忠簡陳孺人述一子名世厚此所謂厚恩者豈厚卽世厚而患其次子耶又按忠簡祖父無可攷見本集十八祭家姑文云昔我皇祖生子六人夫人惟季則可以知其父兄之數又本集十六上石守書云先人清尙好學厚朋友樂施予平時俸入未聚已散則知其亦嘗從仕而輕財好施者宜乎有忠簡以大其後也又本集十八祭劉元承文云嗚呼元脩玉璞金渾孝友孜孜交際溫溫事境紛然錯節盤根至於元修一掃劇煩維昔先公德高邱園不有其躬以燕後昆屹屹仲氏瑣闥掖垣簪易相仍榮耀里門川游洋洋雲飛軒軒各適其適可以忘言念我季姊早奉蘋蘩元修友之琴瑟蘭蓀二紀之間歛如晨昏後先

幾何各反九原一時族姻僅爾有存言念及之涕淚河翻此理尙矣宜勿復論永懷平生奠此一樽代家兄祭趙彥章文云我家諸甥森然比肩秀特而文孰如子賢而我與子總髮嬉戲匪親之好亦其臭味釀酒如池炙肉如邱笑語歌呼竟日獻酬新詩醉墨淋漓滿紙惟此筆力一抹千里每言此樂天實予私俗子紛紛慎勿彼知元修蓋左史弟安義彥章蓋彥昭羣季又按彥章娶於鮑氏本集十八代趙彥章祭鮑丈文念公平生洵約且儀不跂而高不俯而卑徜徉閭里卒歲娛嬉李杜不作兒曹亂真鬪靡儷華泯泯紛紛就如我公渾然天成近體古風琅琅厥聲嗟我弗類涉世多畸而公不遺以子妻之鮑公不知其名蓋亦鄉先生之能詩者牽連書之以俟博攷

忠簡夫人之賢

余官州縣貧甚食指眾陳氏能痛自抑損甘淡薄勉余以安義命厲名節常曰男子當期於遠大余失察黃巖帑吏之姦坐免官頗疑其不憚問之陳氏曰昔吾父坐事就逮詔獄謫官遠去吾母不憂也曰職事當爾今我亦何憂第恐君氣未平耳其後余尉樂壽官舍在景城大河洲渚中風濤無時居民日虞衝潰陳氏曰此雖岑寂而無送迎奔走之勞政宜讀書近筆硯耳間具肴酒顧兒女子相笑語觀其意惟恐余有所不樂也

橫塘集二十
陳孺人述

余初官黃巖祿薄食指眾秋冬之間褐絮未具陳氏屢趣置絹乃賦此詩陳氏曰有無常事何足愧因授小兒女相與誦之自爾每當秋寒必誦之以為笑樂陳氏捐室今九年矣偶閱故書得此稿為之愴然惜不忍棄乃錄之以遺甥姪輩俾知吾貧如此而陳氏能安吾之貧也

橫塘集二十
跋節物

詩

按陳孺人述又云生一男曰世厚攷世厚嘗為樞密院編修官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四年二月

辛卯

左經臣送少伊赴召

許少伊被召左經臣追送至白沙不及作詩云短棹無尋處巖城欲閉門水邊人獨自沙上月黃昏此二十字可謂道盡惜別之情矣至今讀之使人黯然銷魂也

魏菊莊詩
人玉屑十

九

按黃巖志左緯字經臣強記善屬文與許少伊景衡為忘年交劉元禮安上周恭叔行已皆兄事之

許忠簡二友

元豐改元予始總髮授書鄉校於時同處者三十餘人惟
劉安行居仁徐陟明長世與余年相若相好也而余又與
長世門巷相當凡出入必偕合居仁爲三人早暮未嘗輒
相舍也橫塘集十八送徐長世序

按序文言其後居仁游郡學長世徙居別業湖嶼及公
自台州寧海尉以艱歸居仁死已七八年長世爲人訟
繫於官者三年而末又言長世困頓憔悴之餘無意外
事分神庶幾盡力於學則長世蓋亦儒者其繫於官爲
非其罪安行蓋亦二劉兄弟惜皆無從攷其軼事矣

忠簡七世孫女

次娶永嘉許氏忠簡公景衡七世諸孫女累封浦江縣君
宋濂文憲公集四十二元故朝列大夫知婺州路總管府事致仕趙候神道碑銘
按趙候名大訥又按黃文憲集七永嘉重修海隄記大

訥嘗爲永嘉尹至順二年水決拱北門外石堤大訥實
重築之卽郡志之趙塔訥蓋當時習以蒙古語爲名耳
劉左史安節

二劉兄弟

公諱安節字元承資稟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
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復已少與從父弟
今徽猷待制安上相友愛皆以文行爲士友所推稱旣冠
聯薦於鄉同游太學秀出諸生間號二劉劉左史集四許景衡左史墓誌

士論稱得人

改宣德郎受代來歸當天子勵精庶政之日孜孜賢俊求
之如不及宰相以公名聞有旨召對便殿公言春官宜慎
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

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卽日擢爲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士論翕然稱得人

墓誌

銘

左史饒州之政

責守饒州州薦饑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他日皆取諸民公曰歲饑如此重困之可乎他用宜有相通者正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爲在官者擾至晝日閉關或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僚屬化之久闕守獄訟積留紀綱隳壞吏媮而民病公爲究其本末先後疏剔滯礙俾就條理未幾饑者以充乏者以濟逃者以復凡爲民弊害者悉除去於是與之更始賦出裁制貢奉所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民旣和樂愛戴之如父母雨暘有禱輒應人以爲精誠所格也冬祀貢縑有期會而民

未能盡輸公語其屬曰民困甚雖嚴督之亦未必辦吾其以罪去乎豪民數十人聞之曰可使我公得罪耶相與代輸之其得人心如此

墓誌
銘

左史宣州之政

至宣十日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蓋數千人而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闕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爲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不聽其後御史疏江浙不賑濟以聞詔書切責獨宣不與焉政和六年春大疫公命醫分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

左史清明坦夷

公清明坦夷雅近於道嘗從當世先生長者問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久之存心養性於是有得其氣貌溫然望

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略不見其愠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墓誌銘

左史追送鄒正言

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時朝廷震怒痛治送行者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知也墓誌銘

左史志在於公天下

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所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置他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遂善遇之宣州振濟公疏以爲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於是朝廷錄部使者之功而進拔焉蓋其志非敢私其身而

在於爲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爲心不如是則非所以合內外通彼我也墓誌銘

左史專以仁義教化

觀其爲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無再犯聞有鬪者將愬於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輒中輟以是廷無可治之事而或踰旬不施鞭扑墓誌銘

伊川論元承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酴醿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他未有進處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卻亦早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卻了左史集四附錄

按此伊川先生語又見朱子伊洛淵源錄

元承論明道先生

元承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於外者益深故伯淳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左史集附錄上
蔡先生語錄

二程語錄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二劉各錄得數冊

左史集附錄上

蔡先生語錄

伊川先生議論不事文采豈有意於傳遠哉然猶班班可考者以有劉元承之徒以為傳授故也

左史集附錄
高閎伊洛辨

朱子論元承事誤

問劉元承撻鄒志完舟人事曰道鄉赴貶到某州元承為守州人覆云若載鄒正言不敢取一錢元承撻之因云元承當蔡京用事時煞做好官

朱子語類
一百三十

按宋元學案三十二全祖望曰先生之風節峻矣顧晁景迂作客話謂道鄉之貶舟子參之先生取舟子決之

此必傳聞之妄也先生兄弟同學同志方道鄉之貶左史送之而先生乃辱之得無類司馬牛之兄弟乎且道鄉初貶在先生未為御史之前其時先生一官錢塘再官縉雲三官登州皆非道鄉貶謫之路所經若其再貶則先生為御史矣於歲月亦皆不相合況先生冒不測之禍以糾蔡京而肯辱道鄉以媚之乎晦翁又誤移此事屬之左史則以送道鄉之人而反決其舟子又事之所必無者也案晁氏客語胡學士宗回率常人四千緡以賄至完劉安上決舟子參至完者蓋一時傳聞之誤謝山辯之極詳

左史嘗為學錄

元祐二年正言鄒浩以言事貶雷州太學生多賫金帛出祖於郊事發覺下國子監學錄劉安節上書齋諭林逵等

六人悉送大理寺根治將盡杖久之許贖王象之輿地紀勝一百十八廣南西路雷州官吏

元承言敬

劉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神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息之處至褻之所也何可置神像楊氏龜山先生

按豐稷字相之鄞人宋史三百二十一有傳

左史程門問答

劉安節問仁與心何異子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子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子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

為仁也二程粹言

子謂劉安節曰善學者進德不有異於綴文者耶有德矣動無不利為無不成何有不文若綴文之士不專則不工專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乎呂大臨有言學如元凱未免成癖文似相如未免類俳今之為文者一意於詞章藻繪之美務悅人之耳目非俳優而何同上

劉安節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子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乎子曰夫為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子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同上

劉安節問曰志篤於善而夢其事者正乎不正子曰是亦
心動也曰孔子夢見周公何也子曰聖人無非誠夢亦誠
不夢亦誠夢則有矣夢見周公則有矣亦豈寐而必夢夢
而必見周公歟上同

劉安節問高宗得傳說於夢何理也子曰其心求賢輔雖
寤寐不忘也故精神既至則兆見乎夢文王卜獵而獲太
公亦猶是也曰豈夢之者往乎抑見夢之者來乎曰猶之
明鑑有物必見豈可謂與鑑物有來往哉上同

劉安節問孔子未嘗以仁許人而稱管仲曰如其仁何也
子曰闡幽之道也子路以管仲不死於子糾爲未仁其言
仲者小矣是以聖人推其有仁之功或抑或揚各有攸當
聖人之言類如此學者自得可也上同

劉安節問賜魯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可乎子曰不可人臣

而用天子之所用周公之法亂矣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過也王氏謂人臣有不能爲之功而周公能之故賜以人
臣不能用之禮樂非也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周公亦盡其
分耳人臣所當爲者而不爲則誰爲之也事親若曾子可
也其孝非過乎子之分也亦免責而已臣之於君猶子之
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爲則事業何自而立而謂人臣
有不能爲之功是猶曰人子有不能爲之孝也而可乎後
世有恃功責報而怏怏於君者必此之言夫上同

劉安節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
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
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
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上同

劉安節問人有少而勇者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

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
也曾子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則雖死生
之際亦不爲之動況老少之異乎同上

劉安節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子曰然純氣爲人繁氣爲
物乎子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子曰然

同上

按元承自有手錄伊川先生語一編今在朱子所輯二
程遺書第十八卷此十條粹言所收內有數條與手錄
本大同小異

劉給諫安上

元禮操履清峙

解褐調杭州錢塘尉公操履清峙輝映湖山人謂其仙尉
謹身律下每被檄所部雖庖厨必自辦以行秋毫不以市

於民所憩惟亭傳僧寺否則焚舍露坐食息自如見者咨

美之

劉給諫集五薛嘉言給諫行狀

元禮不妄求賞

究心職事有捕獲功未嘗自列曰幸人之死而已取賞吾
弗忍爲雖同列以是被遷不以介意行狀

給諫有大臣體

大觀元年除提舉浙西學事陞辭進退風度詳雅論事合
旨既進上皇顧近弼稱其蘊藉有大臣體既而中丞余深
薦之留爲監察御史朝廷有所推鞠多以屬公公持法尤
審而更根於誠恕吏不忍欺讞議明允多所平反囚悅服
無恨意十一月遷殿中侍御史常曰偷安患失尤非言官
所宜故居處薪芻服用之物取具朝夕行狀

給諫風采

三月遷侍御史賜五品服公沈厚謹密凡風聞事皆反覆
詢究或遣親人參驗得實乃始論列舉無不當一日奏事
上皇自送之曰劉某言事可謂詳審矣屬時相擅政竊弄
威福凶焰滔天意所趨向海內風靡黨與蟠結根據朝廷
無敢撓其鋒者公獨挺然不肯阿附極言其罪抗章不報
乃與石公弼率同列廷論之詞旨剴切時論偉之在言路
三年凡所彈射皆汙穢不法敗政亂俗之尤者其不畏強
禦如此

行狀

元禮純孝

公性純孝未冠正議公卽世掩泣腐袂奉事太碩人色養
尤篤自筮仕以至禁從榮侍版輿夙興溫清奉甘毳供笑
樂始終如一日至是毀瘠幾滅性卜葬禮盡極哀榮之奉
廬於墓側手蒔松檟蔬食終喪徘徊不忍去公生於里之
西洲及夫人旣亡宦游往來經行其處必凝望泣下人以
爲有終身之憂慕焉

行狀

給諫婺州之政

五年除知婺州七年磨勘轉朝請郎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二百戶時六尚書降造花羅額數頗衆督程甚嚴公以抑
配多民困論乞蠲減弗克則奏以非土貢願不爲例又部
使者往往專事花石以市恩寵州縣希旨幸賞或遣使臣
檄州計置督以支錢應副舟車事公初不與之辨但按法
移文回報往復閱時淹久使臣苦之逡巡引去自是無來
者遂免無名之費調發之撓民陰受其賜焉尤不喜笞辱
人少年或坐法公察知其家子資可教則命其父夏楚於
庭責使就傅其務教化厚風俗蓋有古循吏風治婺州凡
三年鎮撫惠養百姓德之里人過其境詢及遺愛則人人

以手加額至今稱頌

行狀

給諫壽州之政

除知壽春府累表辭免不克四年磨勘轉朝奉大夫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伯戶壽公舊治民懷恩弗忘比再至老穉欣迎扶攜遠近者屬路府於淮西爲大藩屯兵萬餘密邇京師每歲上供十二萬石應付畿內軍糧賦亦稱是雖遇凶歉租賦放免殆盡而稅額不少減前此官吏復加槪量及羨餘以幸苟免民重困流移者衆公至嘆曰柰何剝下以逃責耶凡諸司額外泛拋一切不應以撫綏寬緩爲事漕臣預調□□奏乞較定一路上供及支移之數課殿最行賞罰以風屬郡是歲壽春官吏遂以數劣被劾降官復以椿發軍糧虧欠再被削秩以去終不自辨也

行狀

給諫介節

素堅正靜退未嘗苟進取部使者或欲糜公致門下寄聲知舊諷使致謁公薄其爲人終不詣之尤不喜竿牘爲教官登州或勸貽書時貴丐東南便親者公謝不顧也暨閒居里閭當軸皆其知舊或請致賀答曰吾平時不通書今遽賀之得無疑我有求耶

行狀

給諫所至惠政

所至有惠政在婺市田以給浮橋費民便之刻石紀德其守壽春屬比部歲饑流民襁屬公爲區處舍止什器資養畢具至者如歸屢丐常平賑濟勿許則倒廩散之曰民困且死柰何坐視不恤倘獲罪吾當之其有病者以私財爲致醫藥爲糜以食之不幸死則給棺槨卜爽塏收葬之民賴以全活不勝計恩及境外矣

行狀

給諫去職吏

尤疾職吏壽春屬令有貪墨聞者既廉問審實一夕追逮
證佐盡得姦職令窘急賂當塗致書營救公不答卒使引
疾解印綬去諸邑爲之竦動狀行

給諫知人

始公先達爲待從前少宰吳公敏故右丞許公景衡未顯
公識其遠到舉以自代二公繼登宰輔時論隱然服公知
人狀行

元禮得中庸大學指歸

公早與兄舍人從當世先生長者遊深得中庸大學指歸
故能以其所學發爲政事狀行

元禮尤工五言

公爲文典重有法尤工五言晚更平淡渾然天成無斧斤
跡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藏於家狀行

出處似白樂天

卜居南郭治第築圃盡湖山勝概益喜賓客至則觴咏延
款無斃暇日杜門觀書味道養性或攜杖課園丁畦蔬蒔
果以自娛嬉當其心閒意適雖田夫野老亦欲與之對非
所喜雖位顯爵尊扣閤弗見也故識者論公平生出處以
方唐退傅白至其夷曠淡泊無聲色之娛詩文雅正不爲
纖豔浮華之語則又未可以優劣論也狀行

以次對歷官三郡

紹聖四年登第歷臺諫掖垣瑣闥以次對歷官三郡而終
集中有彈蔡京疏陳振孫書錄解題
十八劉給諫集

按宋人以待制官爲次對行狀言給諫以徽猷閣待制
知壽州又除婺州移邢州郡志不言其嘗歷州郡蓋失
攷

二劉先德

公諱弢字公輔永嘉人皇祖廷貴皇考瑩攝長史雅喜儒
既進子於學且老矣謂公曰能任吾家事俾昆弟一於學
乎曰惟大人命公警穎有志度方營其家規樞偉然日奔
走於艱難無厭怠色久之凡所以為生之具畢辦而區處
條理粲然可觀常歎世俗族眾則異居異居則恩意日薄
顧弟姪孫子繁衍乃益廣室廬殖田疇為持久計而涵容
愛附上下輯睦四十年閒如一日人皆以為難而公處之
裕如也故家荆溪上公因之闢館裒書延師儒趣諸子族
人皆從學公平居不廢儀矩家人效之遇物仁愛尤篤於
姻舊鄰有道死浙西者寓書屬公以其孤公顧恤之甚厚
比成人且資其從學曰若父所以屬予者良在是宜勉之
其為人終始多類此

許景衡橫塘集十九
宣義劉公墓誌銘

劉宣義安輿兩藩

公孝謹重去親側起居被召赴闕力請而西其後自饒移
守宣城而給事出守東陽公以其思念故亦一往焉皆不
越月而歸名藩相望千里安輿往來其閒人皆以為榮

宣義
劉公墓誌銘

仁壽縣君見五世孫

既而其子故起居郎安節次子今給事中安上皆以文行
知名太學相繼擢上舍第歷官御史聯職禁省門閤顯大
而公之母徐氏尚無恙給事之為御史也以八寶恩封邑
仁壽其後起居亦以元圭冬祀恩再封公宣義郎於是仁
壽年九十餘見五世諸孫晨昏定省老稚歡然而爵命榮
耀為時慶門東南不多見也

宣義劉公墓誌銘

按元承元禮為同祖兄弟元禮父名去非見薛嘉言給

諫行狀元承父名發見許橫塘左史墓誌而橫塘爲發誌墓曰生四男子長起居次安上與左史墓誌不合未詳其故

宣義夫人薛氏

孺人薛氏承奉郎諱京之女事姑友夫邦人稱之公之爲家以迄有成薛助爲多

宣義劉公墓誌銘

左史賢弟

吾兄元承有弟元素安禮其名宣義其父兄官河東元素實從左右是依問學從容羣書博觀繼以編纂口誦心記浹洽貫穿覃思既精吐爲英華爰列薦書士友以傾宣和辛丑睦寇嘯聚浸淫鄉邦官吏恐懼劉公士英糾合義兵除器峙糧分部扞城元素忠勇長揖守師贊以方略佐其大計羣盜果至城堅叵當林松伯高計之甚詳元素僮僕

篤於風義赴人急難不顧其已惟鮑商霖病於京師詞候闕然獨往視之歸得寒病遂不可治

給諫集從弟元素墓誌銘

按林松字伯高見郡志進士題名嘗丞東陽見浪語集

先大夫行狀注

二劉先生子孫之美

君諱讜字知言給事之長子也幼穎悟讀書止一再過卽成誦弱冠羣試有司曾與計偕一不利輒棄去曰學止爲科舉耶守門戶不墜先訓斯足矣以父任補承務郎監蔡州稅自後給事倦於宦游築室治圃日賦詩將老焉母碩人張氏亦苦多病君不忍遠適從容膝下務盡其歡由是不調者殆二十年

林季仲竹軒雜著劉知言墓誌銘

予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說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

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朱子程氏遺書十八伊川

四語

按左史墓誌以安上之子誠為後而郡志言官其子誠宣義墓誌又言孫二人曰諶曰誠誠或誠之誤也又給諫行狀言子男二人長曰讜次曰誥蓋誠已為元承後矣郡志不言誠何官可據此補之

劉植字成道永嘉人號漁屋安上先生之曾孫也蔡璞東園詩集

按水心祭劉酌甫文云曰古荆溪美嶺合垂水錯為畫我哦我嘻荆溪為二劉舊居酌甫蓋其羣從子弟也

劉清字惟寅永嘉人安節先生後人東園詩集七

劉給諫孫女壻

宜人姓劉氏名善敬永嘉人祖安上給事中父誥監泉州

市舶務夫鮑瀟朝散大夫知融州水心文集十七劉夫人墓誌銘

蔡先生元康

君濟精識絕人

資稟剛峻能自克力學其精識絕人論天下事評一時人物始卒皆如所言橫塘集十九蔡君濟墓誌銘

君濟孝友

方兒時舉止端重有所游觀輒曰不貽親憂否

崇寧中下第忽忽不樂謂其游曰吾未嘗以得失為念而不樂者非親意有所不安耶即日馳歸及門而父疾甚已

淹時矣醫卜皆曰不可療君濟齋戒沐浴默有禱焉得吉兆而疾愈其事諸父友昆弟輯睦上下各得其歡心經理

家事凡人情所難堪者皆身任之闔門幾百口今三十年矣無一後言者故鄉人稱族居者必曰蔡氏而戒狼戾不

睦者必曰盍觀君濟之爲人也

墓誌銘

君濟善與人交

其在京師逆旅中失金方揭榜購賞有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君濟曰此非吾金也常曰古之全交者非一道必欲伸已以求名人將何望耶往還京師朋友有疾病則爲之辦醫藥同寢處始終不厭死喪則主後事或護其柩以歸前後蓋十數賢士遭斥逐傾橐資之眷眷焉勉以忠義報國而已

墓誌銘

崇寧八年秋八月甲子平陽章延仲卒於京師年四十一

其友人蔡元康旣爲之具棺殮已又行三千五百里護其

柩以歸

橫塘集十九章延仲墓誌銘

君濟正心誠意之學

君濟所學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優游涵養日趨於自得蓋

質諸聖言而合措諸行事而不紊其進勇甚浩乎其未易

言也

墓誌銘

君濟從鄒陳諸公游

其所往來皆一時賢士大夫而鄒志完陳瑩中楊中立周恭叔尤所欽愛皆許以有爲於世鄒陳久於謫籍君濟從之不遠千里志完疾病以書招之比君濟至病且革矣盡吐生平所欲言者而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於問答云

墓誌銘

墓誌

按瑩中陳公瓘字中立楊公時字志完鄒公浩字據此則君濟又道鄉門人也又王楸野客叢書云蔡京爲翰林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君濟聞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比天下何以不亂

父子兄弟皆為儒者

子友平陽蔡君濟嘗為言予其兄君寶頗患俗之不美親在而異財既歿而析居也嘗欲廣其室廬以族處益其田疇以族食於以合宗族於以表鄉閭皇皇汲汲凡經理資財以為是蓋十餘年矣浮泚集七蔡君寶墓誌銘君寶父汝平弟元康元嘉皆為儒者而君濟更有知識善學賢士大夫多傾下之其兄君寶之強為善也又如此獨惜其年之不足不能成其所願為以見於世此可為長太息同上

按君寶名元龜又按橫塘集十九蔡君濟墓銘君濟父名彥先

謝知閑佃

用休根據至理

謝佃字用休一名天申居謝奧里游洛從伊川學永嘉洛學自許景衡始而用休與潘旻繼之今程氏全書載問荅四篇伊洛淵源載問荅一篇皆根據至理則其所得於程氏者深矣後以賢良薦知閑門事及卒葬所居里梅壟山凌迪知萬姓統譜一百五

按謝奧在吾邑二十四都今其子孫猶聚族而居

用休程門問荅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溫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

據處朱子二程遺書二十二上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子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

可爲人師則窄狹卻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
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
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
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
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
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同上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旅
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同上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
五月閒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
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尙純藉用藁秸器用陶
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
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

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
會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
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
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
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婿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
當何如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
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
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
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
祭豈得同時邪同上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
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
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

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上同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上同又問既有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

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卻都不說著卻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昇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昇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上同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上同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上同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是清忠上同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上同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

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遺書二下

潘先生安固

仲碩得伊洛之傳

潘安固字仲碩平陽人熙寧開入太學得伊洛之傳大觀舉八行郡以其名應詔不就以行義稱常居襤襪不去體

一日步闌闔值負薪者誤觸其帽墮溝中負者悸弛擔將

取還安固撫其背曰勿滯汝蹇裳濡足自取戴之紹興初

王師討寇范汝爲道經平陽官民駭避安固散財粟資戰

士邑賴以安韓世忠上其勞以宣德郎召不赴凌迪知萬姓統譜二

五十

法蘭西大國